

《六祖坛经》书名考述

李明山

(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 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六祖惠能与韶州有缘,生在新州,得法黄梅,广州剃度,却在韶州弘法约40年,并在韶州创作了《六祖坛经》,这是中国的第一部佛教经典,也是禅宗的传法依约和根据。但它在一千多年的传播演变过程中,书名与作者发生过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禅宗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那个时代禅宗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六祖坛经》;作品名称;署名;作者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1)09-0005-06

六祖惠能与韶州夙昔有缘。生在新州,得法黄梅,广州剃度,却在韶州弘法40多年,圆寂后又把真身永久地留存在韶州曹溪宝林寺,至今仍在韶关曲江南华寺供养。惠能黄梅得法,有一个神奇、美丽的传说。禅宗一系发展到五祖,其传承不再是靠衣钵传承一脉单传,而是“多头并弘”。惠能在韶州40多年,为禅宗的发展贡献巨大,被认为是中国南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在后来,进一步成为禅宗六祖。惠能成为六祖,不仅是依靠五祖弘忍的传授衣钵和传心秘诀,还和他在韶州组织创作《坛经》关系重大。后来的宗教界说起禅宗,自然离不开《六祖坛经》,当然也离不开六祖惠能,更离不开韶州大梵寺和曹溪宝林寺。《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记载:惠能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有一天,他把门下弟子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人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你们和其他的徒弟不同,我灭度以后,你们都是住持一方弘法教化的禅师;你们要依法修行,按《坛经》内容传法,转相教授,不要失却禅宗顿教法门的宗旨。此后,惠能诸弟子主要靠各持一本《坛经》到各方弘化,而不一定需要祖传衣钵作为信物来传教。

六祖《坛经》从唐朝创作完成,历经五代、宋、元、明、清等封建王朝,版本不断演变,内容又沿着扩大的趋势发展;传播地域也越来越广泛,文字版本也越来越多。流传至今,大约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从整体上看,《坛经》的名称似乎是统一不变的。其实,仔细查阅历史文献,《坛经》的名称和它的版本一样,也是不一致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变化。这种不一样,越是在《坛经》流传的最初,越加明显;越是后来,越显得相对稳定。敦煌本《坛经》应该是较早的版本,但它是经过惠能弟子改编过的本子。它有多处提到过《坛经》的名称。《坛经》开始有云:“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卷末又记云:“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知密意。”《坛经》原本的集记者法海上座撰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宗宝本《坛经》也有关于《坛经》名称的记载:“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天,曹溪修行观察祝以豳在所作《坛经序》中也说:“自达摩以心印传二祖,并《楞伽》四卷授之曰:‘此如来心地要门。’至五祖易以《金刚》。六祖遂从《金刚》悟入。既悟,真衣钵

收稿日期:2011-06-08

基金项目:韶关市2010年社科规划项目和人才基金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明山(1951-),男,河南开封人,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不传。于是《楞伽》《金刚》皆为绝学，而《坛经》出矣。《坛经》者，《楞伽》《金刚》之注疏而阐圆顿秘密不绝之学。”这里都提到了《坛经》书名。只可惜，这些明确提出《坛经》这一书名的文字作品，都不一定是《坛经》的最早版本，都是经过惠能的弟子神会以后的修改增删本。即便如此，《坛经》的名称也不尽一致。

一、《坛经》的各种名称

有的认为，《坛经》的全称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177]。即便是印顺法师所认为的“南方宗旨本”《坛经》，也是惠能圆寂后在曹溪流传的本子，“此《坛经》由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法兴寺，现今传授此法。”^[182]这个本子虽然最接近原本，但也是经过了法海一派的修改。神会一派就是依据法海的“南方宗旨本”为底本，在经过修改和补充而成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敦煌本《坛经》。神会一派修改加工过的敦煌本《坛经》的全称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李富华先生的研究认为，《坛经》的名称以此敦煌本为最长，现存的其他几种版本，或称《六祖坛经》（惠昕本），或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契嵩本），或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本）。

杨曾文和楼宇烈二位先生都曾对《曹溪大师传》和《六祖坛经》进行过认真的比较研究。杨先生认为：“从内容来看，《曹溪大师传》与诸本《六祖坛经》一样是记述惠能的生平和禅法语录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曹溪大师传》是另一种《六祖坛经》也不为过。”^[212]他们都注意到《曹溪大师传》的全称，并将它和《六祖坛经》的全称进行了比较。敦煌本《坛经》的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而《曹溪大师传》的全称为“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惠能大师传法宗旨并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时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楼先生假设把其中附加的文字去掉，前者可简称为“六祖慧能大师施法坛经”，后者可简称为“六祖慧能大师传法宗旨”。他进一步认为，两者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契嵩本是惠昕本（或敦煌本）与《曹溪大师传》的合编本；而且还说，称《曹

溪大师传》为别本《坛经》亦未尝不可^[3]。

二、《六祖坛经》最初并不称为“经”

李富华在谈到《坛经》名称时，还提供了另外一条资料。《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僧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李先生认为，它实际上就是《坛经》。宋代吏部侍郎郎简为契嵩本《坛经》所作的序中还说：“故天下谓之《六祖法宝记》，盖六祖之所说其法也。”另外《宋志》载：“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僧慧昕注《坛经》二卷”，又载“《坛经》一卷”（未言及编者），甚至还有所谓“僧慧能注《金坛经》一卷”。《通志》也记载：“《六祖法宝记》一卷，唐僧法海撰”。因此有学者认为，所有这些记载说明，两宋时期还公开流传着一种称《六祖法宝记》的抄本。因此可以推断，在唐代惠能灭度以后，自然也会有《六祖法宝记》的流传。而《六祖法宝记》就是惠能讲说、法海集记的《六祖坛经》。《六祖法宝记》和《六祖坛经》的基本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六祖法宝记》是《六祖坛经》的最初名称，或者说是禅宗宗门以外的名称。禅宗一派为了抬高惠能，扩大禅宗的传播和影响，有意识地把《六祖法宝记》逐步拔高到《六祖坛经》的地位，渐渐地，《六祖法宝记》也变成了《六祖坛经》。当然，这都离不开禅宗各个派系的努力，要么添加增补，要么改窜整理，总之，使它更有利于扩大传播效应。

早在2004年，台湾学者林崇安在《佛学论文选集》发表《六祖坛经的祖本及其演变略探》^[4]一文。他在探索禅宗六祖的思想的时候，追溯到“坛经祖本”的原貌。他认为《六祖法宝记》就是最先传出本，可以称作“六祖坛经的祖本”。

记录六祖在大梵寺和曹溪山的传法抄录本，开始往外流传，这一记录本可以视作是“六祖坛经的祖本”，外传时的书名就是《六祖法宝记》。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1. 在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卷59著录的书名中，有僧法海的《六祖法宝记》一卷；2. 宋吏部侍郎郎简撰《六祖法宝记叙》一文，其中云：“忍传慧能，而复出神秀，能於达摩在中国为六世，故天下谓之六祖。《法宝记》盖六祖之所说其法也。”^[5]

坛经书名的演变第一阶段，始于六祖惠能大师应邀至大梵寺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记录者法海将大梵寺的传法记录题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

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第二阶段：六祖惠能大师回曹溪山后，接着又传授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四弘愿，无相忏，无相三归戒等法。无相戒等是在曹溪山传授，所以法海将曹溪山的开示置于大梵寺的开示之后，并将书名补上“兼授无相戒”，成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兼授无相戒》。曹溪山的开示，法海同门抄写往外传出时，将书名称之为《六祖法宝记一卷》。因此，在第二阶段以后，六祖在大梵寺和曹溪山的传法抄录本，才开始往外流传，这一记录本就是“六祖坛经的祖本”，外传时的书名就是《六祖法宝记》。《六祖法宝记》这一祖本在惠能于大梵寺和曹溪山传法后不久，就开始抄传了，其特点是曹溪山的开示置于大梵寺的开示之后，且相对于后来增集而流通的《坛经》，其文句较为古朴、简要；第三阶段：六祖入灭以后，门人法海等又将六祖与个别弟子的问答（弟子机缘，临终的嘱咐等编于祖本之后，并修改或润饰祖本，而进一步有以下两个系统的分别发展。第一系统：将曹溪山的开示并入大梵寺的开示。由于后来时空环境的改变，法海本人将祖本中的曹溪山开示并入大梵寺的开示中，并修补祖本原文。后期《坛经》版本的复杂化，就是因为记录者法海本人的改动祖本原文，而传出另一种的抄本。就是经由法海本人，先后就传出两种抄本。第二系统：仍维持原先大梵寺和曹溪山的分别开示。这一系统一方面仍维持原先大梵寺和曹溪山分别开示的祖文，但是略加润饰，一方面多方收集六祖与个别弟子的重要问答（弟子机缘），后来又将全书分出门、品。书名保留“法宝”一词，增添“坛经”二字^[4]。

张志军依据吏部郎简在给契嵩本作《六祖大师法宝记叙》等材料研究认为，《六祖坛经》原来也不称“经”，而是称“法宝”。郎简在给契嵩本作的《六祖大师法宝记叙》中云：“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能于达磨，在中国为六世。故天下谓之《六祖法宝记》，盖六祖之所说法也。其法乃生灵之大本。”这里准确无误地表明，契嵩所依据的“曹溪古本”叫作《六祖法宝记》。就连郎简所作的序文标题，也叫“六祖法宝记叙”。无独有偶，《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中著录有僧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这里的《六祖法宝记》，肯定不是六祖惠能还另有一部语录体著作，它就是《坛

经》的一个版本。这一记载说明，在唐代，的确还公开流传着《坛经》的一种抄本——《六祖法宝记》。欧阳修在撰《新唐书·艺文志》时，之所以只收集了《六祖法宝记》，而没有收集称作《坛经》的本子，这说明二者是重复的，而《法宝记》版本更古老、内容更为全面，它优于当时流行的“为俗所增损”的《坛经》。“法宝记”在禅书中是有悠久渊源的。上元年间（713—714），神秀门下杜朏，作《传法宝记》；大历中（约775年），保唐门下作《历代法宝记》，都是代代相承的传灯史。这些禅宗祖师的事略及法语，有法宝的意义，所以，都称之为“法宝”。由此可见，由法海集记的、六祖惠能最原始的说法记录，以及最早期的抄本，在开始流传的初期，很可能也习惯性地叫作《六祖法宝记》——那时，禅宗门人还不敢将“祖语”与“佛言”相提并论，所以开始之时，未称作“经”^[6]。

这说明，叫“法宝记”的本子，应该早于叫“坛经”的本子。从各种记载可以得知，这个最原始的、未经过精心整理的版本，于惠能晚年已经在弟子中传播开了，并流传了下来。后来，随着顿教的风行，惠能的祖位在全国得到了公认，所以弟子们在进一步整理六祖惠能语录的时候，也就将它由“法宝”升格成了“经”。从“法宝记”，到“法宝坛经”——以“法宝”为《坛经》的题目，是契嵩根据曹溪古本《六祖法宝记》所改。后来，自称重刊古本的德异本，也把经题定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再后来，到元代宗宝本，是根据三个不同的版本改编的，也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契嵩的曹溪原本，到宗宝的集成本，题目都有“法宝”二字。由此可知，它们源自同一个体系，都是依古本的《六祖法宝记》改编而来。

三、关于《曹溪大师别传》

在唐代，还有一本禅宗书叫《曹溪大师传》，也称《曹溪大师别传》。中国学者胡适、杨曾文、楼宇烈都对此有所研究。据楼宇烈研究，此书作者未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保存有古抄本、刻本。《曹溪大师传》全文约6200字左右。《曹溪大师传》的全名为“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慧能大师传法宗旨并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时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楼宇烈先生认为，说《曹溪大师传》为《坛经》别本亦未尝不可^[3]。杨

曾文先生也认为,“从内容上看,《曹溪大师传》与诸本《六祖坛经》一样是记述惠能的生平和禅法语录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曹溪大师传》是另一种《六祖坛经》也不为过。”^{[2]2}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19套第5册中收有此书。此书在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大师唐贞元二十一年(805)请回的经目(超州录)中题为《曹溪大师传》,日本无著道忠(1653-1744)手抄本题为《六祖大师别传》,兴圣寺刻本和《续藏经》本则均题为《曹溪大师别传》。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的《慧能研究》(大修馆书店,1978)中,以延历寺藏叡山本为底本,参校以道忠手抄本、兴圣寺本及《续藏经》本,并定名为《曹溪大师传》。楼宇烈说,56年前(1930),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考证说,在惠能死后约70年左右出现的一本叫做《曹溪大师别传》(《曹溪大师传》。契嵩所增加和订正的内容,其主要部分都来自《曹溪大师传》。他认为,胡适的这个考证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契嵩本是惠昕本(或敦煌本)与《曹溪大师传》的合编本^[3]。根据《曹溪大师传》主要内容和它产生的时间来看,它就是《六祖坛经》的另一个早期版本。

胡适在他的《坛经考》中说:《曹溪大师传》是唐代江东或浙中地区的“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2]1-18}直到1953年,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还特别强调了他对禅宗史的看法:

现在通行的《坛经》是根据一个明朝的版本,有22 000字,最古本的《坛经》只有11 000字,相差一倍。这多出来的一半,是1 000多年当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里面的。日本发现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14 000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3 000字……我们仔细研究敦煌出来的11 000字的《坛经》,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6 000字,其余都是晚唐稍后加进去的。再考这6 000字,也是假的。^[7]

胡适说的这个6 000字的本子,应该就是《曹溪大师别传》。杨曾文先生是研究《曹溪大师传》(也称《曹溪大师别传》)的大家。他认为《曹溪大师传》的著作年代是在唐德宗建德二年(781),依据是《曹溪大师传》中的一段文字:“大师在日,受戒开法度人三十六年。

先天二年壬子(杨曾文按:壬子应改为癸丑)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杨认为这显然是《曹溪大师传》编撰者的话。在惠能去世近70年的时间内,作者还有机会接触到不少惠能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能够看到记载惠能及其弟子的事迹、语录资料,也曾听过很多关于惠能的传说。他进一步分析:《曹溪大师传》中的确有胡适指出的不少人名、年号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原作的错误或者是后来辗转抄写者的笔误,目前还难以确定;但《曹溪大师传》绝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是一部毫无历史价值的陋僧所作的伪书,而是“内容十分丰富,不少内容可以从比它成立较早的文献和稍后的文献记载得到旁证,并且为后世书所继承。”^{[2]11}这就是说,在唐代,还有一本和《坛经》(敦煌本)并行的南禅宗重要史著——《曹溪大师传》。

四、《六祖坛经》引用的佛经

一般认为,惠能生在岭南新州,家庭贫困,不能读书,因而不识字。但是他却聪明过人,读经时不仅记忆力好,悟性也很高。从他后来讲法传禅的语录、对话中的佛经引证来看,他读的佛经很多。有学者考证,除了《六祖坛经》之外,惠能当时还有其他著作问世,只是没有流传下来或者流传下来的很少。

根据《六祖坛经》(宗宝本)及《曹溪大师传》等可见,惠能听诵和引证的佛经就有多种:1. 惠能在韶州城中大梵寺,应刺史韦璩之邀开缘说法,说到出身行由、得法事意,就提到客诵经语,闻即开误,此经就是《金刚经》。2. 《曹溪大师传》(杨曾文校)记载:惠能听说乐昌县西石窟有远禅师,惠能曾投他学坐禅,因为不识字,也未披寻经论。时有惠纪,诵《投陀经》。惠能听了经以后说过:“经意如此,今我空坐何为?”于是又去了黄梅。3. 惠能到五祖寺,五祖堂前的三间步廊,卢珍供奉应弘忍之请,准备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楞伽经》是五祖寺必学之经。惠能在五祖寺后院槽厂做杂役,也有机会和可能读诵《楞伽经》。4. 惠能黄梅得法,隐遁修行一十五载,于猎人队中随意说法。后来在广州法性寺听到印宗讲解《涅槃经》,又有“仁者心动”之语,最终落发出家受戒。5. 惠能在大梵寺开缘说法的第二天,在韶州刺史韦璩的拥戴下,惠能师升高座,率众静心诵念《摩诃般

若波罗蜜多经》。6. 惠能自黄梅得法,回到韶州曹侯村,受到好友刘志略的礼遇。刘志略有姑姑为尼姑,曾念诵《大涅槃经》。惠能虽然不识字,也能解读其中奥义妙理,受到尼姑的称赞。7. 洪州僧法达,常诵《法华经》,一直不解经义。师礼惠能后,经过点拨以后,才悲泣大悟。8. 永嘉玄觉禅师“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惠能也和他有一段对话,讨论得也很投缘,也有一些机锋对接,其中也涉及到了《维摩经》的内容。9. 神龙年唐朝皇帝敕迎惠能入大内供养,惠能表辞不去。又派中使薛简亲自迎请过程中,惠能与薛简有不少的对话,其中他引用《净名经》中文字,和薛简交谈。根据中国台北学者的研究,《坛经》中所引用的经典比上述种类更多。计有《金刚经》,《维摩诘经》,《菩萨戒经》,《文殊说般若经》,也含有《楞伽经》,《大涅槃经》,《法华经》,《观无量寿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及《大乘起信论》等^[8]。惠能在《坛经》及相关著述中,征引如此多的佛家经典,如果我们笼统地说他根本不识字,是不合适的。惠能出生以后,家境贫寒,和大多数贫苦农民一样,读不起书,没有文化,是可能的。但惠能聪明过人,读诵佛经悟性高、记忆力好,也应该是事实。尤其是惠能进入韶州曹溪、乐昌西石岩和黄梅五祖寺以后,会接触更多经典。惠能通过阅读领悟经典,到逐步能够很好的解读经典,而且记得很准确,说明这时的惠能已经从不识字转变成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佛门高徒,尤其是从广州回到了曹溪,进而成为可以独立开堂说法的大师。惠能进一步创作署名著述作品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五、六祖惠能的相关著述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惠能不仅有《六祖坛经》传世,另外还有署名为六祖惠能的解读《金刚经》的著作。如《新唐书·志四十九,艺文三》载:“慧能《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一卷姓卢氏,曲江人”。《宋史·艺文志》载:“惠能《金刚经口诀义》一卷;《金刚经大义诀》二卷”。南宋优袤撰有《遂初堂书目》一卷,据《遂初堂书目后序》中说:“李太史焘云: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抄若干古书。”在《遂初堂书目》中,佛教著作列入子部“释氏类”,可具体统计的有80种。其中与惠能有关的著

作,按顺序主要有《六祖金刚经解义》、《六祖坛经》。《遂初堂书目》是当时读书者的无心之作,但却能够真实反映当时读者的阅读心态。《六祖金刚经解义》著录在“释家类”的第三位,之前还有《金银字傅大士颂》和《金刚经》。《六祖坛经》倒是著录在第13位,在《华严经》、《楞严经》之后。《六祖金刚经解义》这个禅门解经的作品和当时被视为弥勒佛化身的傅大士的著作,不仅受到诸宗的重视,他的著作和六祖惠能的著作一样,受到读者的追捧。

另外,南宋晁公武撰有《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佛教著作收在子部第十八类“释书”中。子部“释书”类共著录53种。在禅门释经类有:《禅宗金刚经解》一卷,《六祖解金刚经》一卷,《六祖解心经》一卷、《忠国师解心经》一卷、《修己金刚经旨要》一卷。这其中的两种是署名惠能的著述。语录类:《庞蕴语录》十卷、《古塔主语录》三卷、《六祖坛经》三卷。《六祖坛经》被作为语录类禅宗著作加以著录的^[9]。不仅如此,六祖惠能解释金刚经的署名著作,还通过坊间流传到现在。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有《金刚经六祖口诀》,也称《金刚经解义》。《金刚经六祖口诀》在台北正一善书出版社于1997年有了再版。这两本书前都有史凤儒在高雄于1950年(民国39年)作的序:

曩读曾凤仪所著金刚经宗通。及五十家注金刚经。又近人丁福保所注之坛经等。其中多引六祖口诀。及六祖注金刚经。顾此口诀或经注原本。求之十年未获。所得者乃四川出版。系采撷坛经之有关金刚经各条而鹭更者。此函丁局询购。据复亦未见原本。心中大为失望。己卯春蛰居北平。在厂甸故书摊中。偶检一本。颜曰大鉴禅师金刚经口诀。归而细校。乃知即寻之十年而不遇者。得来全不费工夫也。此书系六祖惠能所口讲。故曰口诀。亦曰金刚经解义。即六祖注金刚经。原是一种。因人抄辑而名不同耳。当宋元丰间。天台罗适。曾搜求之。彼时已有十余种。但杭越建陕四本相同。乃印行之。即此本也。此本又重刊于元末。因经后有陈友谅及妻汤氏五娘等愿文可知。余适参禅于弥勒院。因抄呈真空禅师鉴定。拟印行流通而未果也。戊子冬患胃疾甚重。就医宁桂间。己丑秋赴渝。抄本及楞伽新

记八卷并遗失。良可惜也。来台后。偶于筐中复获口诀副本。极抄录之。此方人士多好佛。宿植善根者。其一览之。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六祖惠能口讲，称《金刚经口诀》，又叫《金刚经解义》，署名唐六祖惠能大师，校刊者为“宋天台罗适”，“河北史凤儒重辑”。宋元之际学者马端临撰有《文献通考》，其中著录有《六祖解金刚经》一卷和《六祖解心经》一卷；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还著录“《六祖注解金刚经》一部一册”。这些本子似乎已经失传，但《续藏经》第 92 册收录了宋代天台罗适校刊并作后序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口诀》，题为“唐六祖大师

惠能口诀”。日本编印的《卍续藏经》第 38 册收录了《金刚经口诀》，署名为“六祖大鉴禅师说”。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些很可能是同一本书的不同叫法，即解的都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但决非惠能本人撰写，可能是惠能解说而由弟子记录下来，也可能是后人依惠能的禅法精神而作^[10]。台湾何照清以《惠能与金刚经解义》为题，写了博士论文。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李富华先生有专文收在《曹溪——禅研究(二)》一书中。

上述可见，在宋代，就有了惠能讲解《金刚经》再创作的著作版本传世，并且一直流传到现代。

参考文献：

- [1]李富华. 惠能与《坛经》[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2]杨曾文.《曹溪大师传》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M]//林有能.六祖惠能思想研究(三).香港:香港出版社,2007.
- [3]楼宇烈.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以及初期禅宗思想[C]//隋唐佛教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 [4]林崇安.六祖坛经的祖本及其演变略探[EB/J].百度文库.[2011-05-20].http://wenku.baidu.com/view/0b0a4d7f5acfa1c7_aa00cc41.html.
- [5]郎简.六祖法宝记叙[M]//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一.涵芬楼影印明刊本.1936(民国二十五年).
- [6]张志军.慧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禅:网络版,2008(2).
- [7]胡适.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N].中央日报(台北,1953-01-12)//潘平.胡适说禅[M].东方出版社,1993.
- [8]何照清.惠能与金刚经解义[EB/OL].[2011-05-11].<http://www.docin.com/p-16828696.html>.
- [9]哈磊.宋代目录书所收禅宗典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43-48.
- [10]汪韶军.惠能与《坛经》[EB/OL].北大美学网.[2011-06-11].<http://www.caae.pku.edu.cn/china/HTML/234.html>.

On the Title of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LI Ming-sh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 was born in Shaozhou, obtained Buddhist doctrine in Huangmei and he had taken the tonsure in Guangzhou. He had promoted Buddhism in Shaozhou more than 40 years and finished the creation of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he first Buddhist Classical, which was also the Zen Buddhism's contract and base. In its spreading process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the title of Sutra might have some changes, but the change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Zen Buddhism's thought which met the needs of the Zen Buddhism..

Key Words: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work title; signature; author

(责任编辑:廖铭德)